

堅定三民主義教育方向修正大學法

陳眞

大學法修改，如何修改？

教育部正徵求各方意見，希望集思廣義，

把行之多年的大學法作適度的修正，

這是正常而又健康的一件事。

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，見仁見智，各說各話，本不足爲怪，而修正之目的，原就在於發揚優點，改進缺點，殊不料，極少部分懷著異樣心態者，對當前的國家教育方向，借題發揮，用意見爲包裝，實際上則是執著偏見、成見，企圖淆亂聽聞，在教育部尚未決定如何修正之前，先對我大學教育制度戴上許多帽子，擺着一副「文氓」的姿態，瞪眼吹鬚子，彷彿在說：「你如果不照我的意見修改，就是反民主、反自由，阻礙了大學教育的發展。」

今日教育成就不容抹

其實這種「學閥」姿態，看多了不過黔驢之技。大學法之修正，教育部廣徵各方意見，作法本來就是民主的，做爲大學教授，有理說理，個人之理未必就是大眾之理。個人之理，別人可以

接受，也可以不接受，恐怕別人不接受，先予恐嚇、謾罵、戴帽子，這又算是什麼理？不是「學閱」之理，又是什麼？

政府遷臺四十年，從小學到大學，教育的成就，存在於學校、存在於社會、存在於每一個家庭，都是看得見摸得着，今天臺灣政經的成就，就是教育的成就，沒有教育的成就，就沒有政經的成就。拿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年來比較，拿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比較，除非良心死了、良知死了，才會否定我們教育上的成就。就以今天，極少數自以為自由派的教授來說，是在怎樣教育制度之下成長的？是在老師怎樣灌溉之下培植起來的？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是三民主義共和國，我們最高教育原則是發揚三民主義，天經地義，放諸全國而皆準，除非你不承認是中華民國國民。

軍訓制度培養文武雙全青年

軍訓，是這些「學閱」攻擊的一部分，你們討厭軍訓，那是叛逆的心理作祟，不對軍訓表示叛逆似乎不夠時髦，這和三十年代一些人犯了「左傾」幼稚病是一樣的。

軍訓可以分爲兩個層面來看：第一、技術方面，自抗戰至今，國家無日不受戰爭的威脅，爲了適應戰爭的需要，自進入中學開始，接受戰技的磨練，增進軍事的學識，是爲鄉家也爲自己，到了大學畢業，成爲一個允文允武的青年，有百利而無一弊。

第二、軍訓在精神方面，旨在教導學生愛自己、愛別人、守紀律、守秩序、尊敬師長。大學

生仍是在孩子階段，充其量只是一個大孩子階段。喜愛自由，並不一定能把握自由的真諦；醉心民主，也很容易落於非民主的陷阱，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牽着鼻子走，在這個時期，到學校求學的學生，如果學校過度的放任，眼看他落入陷阱不伸手拉他一把就是學校的責任。數十年來，從大學畢業的青年，何止現尚在校求學的青年數十倍，軍訓在他們血液裏，是負數？是正數？軍訓教官是功臣？是罪人？今天最有資格批評軍訓的，是在國內外著有成就的人，不是那幾個嫌母醜的忘本教授。今天，如果是承平時期，國家不受戰爭的威脅，沒有敵人裝着砲彈的砲管日夜朝着我們，取消軍訓可以商量，我們也舉手贊成。

嚴訂制度強化師資

到目前為止，對大學法修正的意見，歸納起來有二：

其一，強化解聘、不續聘的制度。如果現有聘任辦法不夠嚴密，應作嚴密的修正，以免濫等充數的教授、不學無術的教授、終日忙於政治活動的教授、興風作浪的教授、潑婦的教授，充斥於校內，就是學期尚未終了，該走路的就叫他們走路，學校必須維持一股正義，不要屈於會鬧會吵的教授，以示公正，否則「會吵會鬧」的教授，會組織什麼聯盟團體的教授，一進校門，就吃定了學校，成了免費供應飯菜的餐廳，談提高學術，恐怕有如緣木求魚。

其次，教授治校。環顧主張「教授治校」者，就是目前最熱中於政治活動的教授，而那幾位教授，我們並未看到他們在學術上有什麼偉大的成就，倒是在報章雜誌上常見到他們邪說異說的

時論。筆者指其「邪說異說」並非沒有根據，隨時隨地都可以舉其例斥其非，概括說來，其同路人教歷史的歪曲歷史，教法律的厚誣法律，教心理學的針對年輕人作乖謬的導向，有一位師大教授根本就不知道「忠恕」是什麼，其言唯恐不夠偏激、不夠偏離事實。

是的，諾貝爾得獎人李遠哲回國說過「教授治校」這句話。對於李遠哲先生，筆者有兩個層次的看法。

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，曾對「教授治校」作過剖釋（見中央副刊），他認為「教授治校」並不如這四個字字面上這麼單純，牽涉太廣，利與弊，也不是「民主」兩個字所能概括，如果要「教授治校」，必須從多面加以評估。這些原則上提示，筆者以為是對的，現在有人主張「教授治校」就是投票選舉，如果你是太天真，就是別有用心，企圖打着民主自由旗幟，攻擊民主自由，乘機挑撥離間，學校要想在寧靜、和諧、安詳環境中弦歌不輟，戛戛乎其難。

李遠哲博士從小學至大學都是在臺灣養成的，飲水思源，他並未忘記由小學到大學的多位教師給他的幫助、啟發，在學問上做好培基工作。這說明了，他在臺灣所受的教育，並非「窩囊」教育，也不是「小鼻子小眼睛」的教育，如果是，他不會得到「諾貝爾獎」的，基乎此，一方面讚羨李遠哲在國際上的成就，另一方面又百般侮辱李遠哲所受的基礎教育，這是如何的矛盾？又如何的語無倫次。

教育部主管全國教育，大學教育尤有重大使命，發展學術、造就人才，無論如何高瞻遠矚都要符合國家的需要，不能假學術的發展，遠離國家的需要、教育的政策。今天，大陸之所以受赤

色淹沒，就是當年若干知識分子蔽於馬列主義的真面目，到了毛澤東狐狸露出尾巴後，懊悔已經太遲了，知識分子、學術自由，統統都變成了「牛鬼蛇神」。

莫假藉學術名義背棄國策

我們認為修正大學法，教育部態度必須堅定，不能爲邪說異說所惑，對國家教育政策具有信心，尊重學術，也不能照單全收，最近有人假學術之名倡言「新馬克思」主義，就值得我們警惕。「馬克思主義」就是「馬克思主義」，那有新舊之分？共產黨徒就是共產黨徒，穿了列寧裝，與穿了中國長袍馬褂、西裝，本質上它還是共產黨徒。

全國各大學經費，都是來自納稅人荷包，教育部有責任有權責，使高等教育朝着正常的、健康的、合乎所有學生和他們家長願望的方向走。民主自由是可貴的，但民主自由不是無條件的，當年毛澤東是最會叫喊自由民主的，但最會用兇殘手段毒殺民主自由的也就是毛澤東。

《本文原載青年日報76年9月2日，作者爲時事評論家》